写出在历史与现实中英勇前行的人

——关于长篇小说《纪念碑》的对话

对谈嘉宾：王小鹰 王雪瑛

对谈录

王小鹰的长篇小说《纪念碑》在2021年《收获》夏卷发表，这是她创作的第十部长篇小说。小说以在改革开放初期，女主人公史引霄高票当选上海某区区长，积极工作为线索，展开了改革故事与革命往事的相互交叠，两代人的命运相互交织的丰富情节，描绘出一批新四军战士经历不同的历史阶段，始终以赤子之心报效祖国的壮阔画卷。通过评论家与作家的对话，让读者了解王小鹰致敬以青春和热血奉献给民族解放事业的新四军战士们，为他们书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心路

2021年《收获》夏卷推出王小鹰长篇新作《纪念碑》。插图《兰畦别墅》为作者本人所画。

制图：李洁

给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战士们写长篇

王雪瑛：《纪念碑》是一部内蕴丰厚深邃，情节纷繁复杂，人物设计众多的长篇小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女主人公史引霄复出工作，她以高票当选上海某区区长，她支持将英华公司打造成一流的民营企业，解决回城知青就业问题，启动旧城改造工程……小说的情节围绕着史引霄的工作和生活展开，叙事主线有两条：一是以她的工作为轴线延展开来，涉及区机关的同事和下属，街道居委的基层干部，还有革命年代并肩奋斗的战友等人脉；二是以她的家庭生活为轴线发散开来，她的丈夫，她的儿女们，并延伸至双方的亲戚，儿女的恋人等人物。请说说这部小说的写作起因，作过哪些准备？在写作过程中遇到过瓶颈、经过重大修改吗？

王小鹰：我为这部小说酝酿了二十多年，在刚刚迈入新世纪门坎之际，我陪83岁的母亲来到安徽泾县的云岭，参加皖南事变殉难将士牺牲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大会结束后，母亲执意要去大山坳中的当年新四军教导大队女生队的驻地。和我们一同前往的还有九十高龄的何子友，她是新四军副参谋长兼教导总队队长周子昆的遗孀。自从周子昆与项英被叛徒杀害，何子友孑然独身六十载。我听泾县的同志讲，她年年要来云岭，凭吊亡夫英灵。她守护的是何等深沉的情感啊！我望着她一头银发和蹒跚步履，心灵被震撼了。

我母亲珍藏着新四军教导大队女生队的通讯录，队员定居上海的有二十余位，每年都有名字被画上黑框。我决定采访这些女兵，她们的经历都值得大书特书。如今她们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城市安度简朴的晚年。在母亲的帮助下，我陆续采访了五位老人，知道了更多在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的女兵故事。还有比她们的人生更璀璨更绚烂的吗？当时我就萌发了要为她们写一部长篇的冲动——献给将青春和热血奉献给民族解放事业的战士们！

母亲全力支持我的写作，并写自传留给我当素材。我屡次要动笔写这部小说却每每落不下笔。进入新世纪后，社会变革之大发展之快，我每天都有新鲜的感悟，我陆续写了其他题材的长篇。2011年里，我母亲和也是新四军女兵的婆婆相继去世。我深感焦急又内疚，她们没有在活着时候看到我写的小说。当我静心构思这部作品时，才意识到我难以落笔的根由。我是个笨拙的写作者，希望自己对要书写的内容做到庖丁解牛般的熟悉，写起来方能游刃有余。我决定到革命老区寻踪觅影，踏踏母亲们青春的脚印。我去了苏北根据地、安徽云岭皖南事变发生地、还去了江西九江鄱阳湖。

2015年我正式落笔开写，直到2020年杀青。第一年进行得非常缓慢，太多的素材，庞大的结构，众多的人物，我一时掌握不了要领，停滞不前。重新阅读素材笔记，梳理脉络后，我请出另一位叙述者，以她的视角承担了部分情节的推进。头几节几乎是推倒重来，随后就进展顺利。

王雪瑛：《纪念碑》纷繁的故事，众多的人物需要精心构思叙述路径，才能引导着读者穿越在小说茂密的情节丛林中。小说不仅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还有史青玉的第一人称叙事，她以日记记录自己的情感和对身世的疑惑，补充了第三人称叙事难以深入的部分。她作为养女，她在史家身份特殊，在史引霄、平楚被下放干校时，她里里外外承担起了照顾弟妹的责任，青玉气质如兰，她独立自强又善解人意，她内心丰富又成熟理智，请说说史青玉，为什么选择她作为叙事者？

王小鹰：你对史青玉性格的述评十分准确。之所以选择她来担当另一位叙事者，是史青玉的故事承前启后，贯通历史和现实。她寻找生母要追溯历史；她与史元同的恋情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她与史元同夫妻又相遇在当下。虽然她的叙述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但还是在小说结构中担当了起承转合的作用。

以悬念的有力牵引来沟通历史与现实

王雪瑛：《纪念碑》当然不是悬疑小说，但是你非常注重不同层面的悬念设计，形成这部大体量小说叙述的强合力。首先是小说叙述中的悬念布局，小说的起始就泛起了悬念：史青玉日记中记叙了自己的梦，梦境中出现了从未见过的她。她是谁？为什么出现在梦境中？非常吸引读者在阅读中追踪；小说还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以悬念的有力牵引来贯穿全篇：比如史青玉的生母之谜，牺牲战友寒城的身份之谜，史引霄的青瓷麻将失落于何处？常常与史引霄“作对”的余芳菲的身份之谜，她是不是就是当年逃离苏北根据地的她？

王小鹰：我一直以为小说和戏剧一样，是要靠悬念来引导推动情节的。有人说《红楼梦》没什么悬念，其实《红楼梦》最大的悬念隐藏在金陵十二钗的判词中了。我确实想“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以悬念的有力牵引来贯穿全篇”。就小说的现实来说，“谜”是客观存在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我在构思全局时，并不打算将谜底全部揭开 。有些谜底可以在情节的推进中逐渐明朗起来，有些谜底却始终云遮雾罩，留下些许空间令人回味咀嚼。

王雪瑛：小说在现实与历史的相互交汇，改革故事与革命往事的相互交叠，两代人的命运相互交织中展开复杂的情节，塑造众多的人物。重要人物往往成为现实与历史的交汇点，扭结点，耦合点。史引霄与平楚，南渡与史雪弓，青玉与史元同，马英华、余芳菲等人物都在经历时代风浪中，形成个人命运的经纬……小说对历史片段平实又细致的回溯中，既有着对人物经历的同情与理解，又有着不虚美不隐恶的理性审慎。在小说创作中，你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回望历史？你如何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理解一个作家的成熟，一代作家的使命？

王小鹰：当我开始构思这部作品时，就在历史与现实中举棋不定。当时口述历史已经盛行，我可以根据母亲留下的七本自传，综合我对新四军女兵的采访笔记，加以整理加工，这也许是一条完成作品的捷径。可是我不甘心，那样写无法充分表达我的感动、感悟、纠结及思考。我读过母亲的战友们出版的许多自传，发现对同一段史实个人立场不同视角不同，或许还有记忆上的差错，描述不尽相同。在岁月掩盖的历史隧道中寻找真相，原就是千古难题。我斟酌再三，决定写一部完全虚构的小说，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拥有理想到重建理想的艰难历程，回望我们父母辈，为民族解放为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战的历史，再反思我们当下的价值观人生观，让老一辈的理想之光烛照我们曾经的软弱与迷茫。我希望写出历史迂回曲折前行中的人，我希望写出社会天翻地覆变革中的人。

王雪瑛：史引霄是小说串联情节的核心人物，是具有鲜明个性的女主人公，她外表精瘦单薄，骨子里却有豪爽之气，她坦荡磊落，不忮不求，在开展工作时，群众中口碑良好。她是烈马性子，却古道热肠。在家庭生活中，她不但支持丈夫平楚的绘画创作，她还理解他的情感世界中始终珍惜着牺牲的战友寒城，从不放弃为寒城的烈士身份而奔走，她大气地安慰丈夫说：“无论纪念碑上有没有她的名字，我们都会永远记着寒城同志；根据地的老百姓永远记着寒城同志；党和人民永远记着寒城同志！”史引霄是带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她有生活原型吗？她和平楚的人物塑造与你对父母那一代人的认识和理解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吧。

王小鹰：小说中几乎每个人物都有原型，区别只在有的人物有两三个原型，有的人物有一群原型，也有的人物只有一个原型。我母亲近八十高龄写自传，提供给我写作素材，她身体不好经常住院，稍有精神就捉笔书写，断断续续也写了七八年。生前，她隔一段时间就问我：开始写新四军女兵了吗？我却总是用各种理由作托词，一再拖延，直至她突然病逝。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毫端蕴秀临霜写”是我向往的写作状态

王雪瑛：《纪念碑》的文学场域浑厚而开阔，现实与历史纷繁芜杂，人物命运跌宕起伏，而我读来感觉厚重之中有清秀，繁复之中有典雅，整部作品萦绕着清雅之气，小说语言透出书卷之气，诗句如兰草般摇曳在小说的文本中。“多画春风不值钱，一枝青玉半枝妍。”“风入寒松声自古，水归沧海意皆深。”“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谢朓一联中“平楚”“寒城”成为小说人物的自我命名。咀嚼着小说语言，体验到扎实的写实中，有着革命的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人文情怀，形成整部作品的审美倾向与美学意境。小说语言也是小说创作的重中之重，请说说这部小说的审美追求。

王小鹰：当时尚潮流的审美跟我个人审美发生冲突时，我会坚定不移地坚守自己的审美。我从小偏爱中国古典的文学戏曲绘画，追求审美的精致典雅和意境的高格调。《红楼梦》中，林黛玉咏菊诗中有一联：“毫端蕴秀临霜写，口齿噙香对月吟。”这样的写作状态正是我向往的。写小说除了要考虑立意、布局、结构、情节、人物等要素外，如何使用文字精确地表达你所想表达的一切，便是最基本的劳作。很庆幸，我们先人创造了如此美妙的汉文字，形声兼备，我希望用魅力无穷的汉文字表达出人类最幽秘最复杂最美好的情感。

王雪瑛：为什么将小说命名为《纪念碑》？在你虚构的这些人物中，你最心仪小说中的哪一个？

王小鹰：纪念碑在小说里是一条重要线索，围绕着它发生了许多故事。我想赋予它象征的意义。我曾担心小说用纪念碑作书名太直白，将它作了上卷标题。《收获》编辑王彪先生建议把《纪念碑》作书名才能压得住全篇。我就把“绝尘”换作上卷标题，果然各得其所。

《纪念碑》是我所有小说中人物最多的一部，每个人物都是着意设置又倾心刻画的。史引霄、平楚、姚家兄妹，包括兰畦、寒城等，都是我崇敬的前辈，倾注了我对他们的怀念和追慕。我还推出史雪弓，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缩影。他开朗幽默，有理想有抱负，在岁月的动荡中却命运蹭蹬。他与青梅竹马的女友萧南渡一同赴老区插队，却因政治观念的不同而决裂；改革开放后，他与恋人姬瑜一起到美国留学，又因生活观价值观的不同而分道扬镳。他的故事在下卷中将有更精彩的呈现。

革命叙事中的“她们”有着更多可能

——兼谈《风声》与《悬崖之上》

龚艳

▲《风声》
◀《悬崖之上》

制图：李洁

从《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洪湖赤卫队》中的韩英，到《红河绝恋》的安洁、《红色恋人》的秋秋，我们看到对革命与女性的讨论从未中断，电影制作者遵从观影心理和视觉逻辑，同时也担当大众文化的叙述者。从谍战片这一类型说，《风声》与《悬崖之上》两部电影让我们看到更多层面的女革命者，也让我们期待那些被遮蔽的“她们”在历史和革命叙述中有更多可能性。

在“十七年电影”中，革命叙事与女性息息相关，《赵一曼》《刘胡兰》《八女投江》《党的女儿》等等，女性前赴后继的革命之路多为大义凛然地慷慨就义。谍战片中的女革命者则复杂得多，她们存在的功能往往与性别有关，并作为“内鬼”被审判和秘密处决。《风声》和《悬崖之上》都围绕受“困”敌方阵营的革命者如何脱险的故事，女性再次回到革命叙事中心。根据艺恩数据统计：2009年，《风声》的首周票房600万元，总票房超过2亿元；而2021年的《悬崖之上》首周票房2.4亿元，上映至今票房已过10亿元。

《风声》的故事中人物群像张力十足。在“老枪”和“老鬼”扑朔迷离的身份中推进，《风声》中周迅饰演的顾小梦是家境优渥的我方谍报人员，李宁玉则是悬念的烟幕弹，同时也作为“女殉道者”的对照。这组关系使得《风声》中的女性形象既多元又有言外之意。女革命者是普通女性（李宁玉）的超越性存在，慷慨赴义源于对个体“有限性”的超越，她以“牺牲”来完成对信仰的祭奠。与此同时，我们看到《风声》中女性身体受难成为观影视觉焦点。研究者发现，对李宁玉的裸刑，观众接受度较高，而对顾小梦所遭受的绳刑，观众认为更残酷。量化研究表明“观看”过程是对女性身体的消费，而这其中也暗合了电影创作者对女性、牺牲、革命话题的复杂处理。片中对身体的惩罚、受难，甚至毁灭，与革命的“崇高性”关联，愈苦难愈彰显革命信念之坚韧。

张艺谋在访谈中谈到，《悬崖之上》开篇就是生离死别，就是将“小家”和“大家”同置在一起，将“个体”和“对个体的超越”放置在一起。四个圆形白色降落伞与天空中雪花一起纷纷落下，亮出主题：那些湮没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名英雄，他们的生命和其他生命一样渺小，而恰是这纵身一跳、落入凡间才升腾起意义。片中，四名特工跳伞的处理略有区别：王郁是第二个落下，通过呼吸声我们辨识她的性别，第四个落下的是小兰，被挂在树枝上，后割断绳子自救。在影片结束时，只剩下两位女性：小兰和王郁，一位单纯到惹人爱怜，一位是等待孩子的母亲。她们同样经历了丧失爱侣之痛，是男性以生命换取和托付的对象——她们成为被保护者。这样的设定削弱了女性在革命中所遭受的性别羞辱。相反，片中对男性的牺牲、受刑，甚至灵魂煎熬都给予了较充分的体现。

直面牺牲是对人“有限性”的超越，对“肉身”的超越，信仰赋予超越意义。女性通常被定义为“恋人”“妻子”“母亲”等角色，所以在《悬崖之上》的开篇，革命伉俪要分开，夫妻之间留下一句“活下来的找孩子”。他们作为父母的人性一面被注解，生死别离又展现了赴义的残酷性。《风声》中的顾小梦与《悬崖之上》的小兰同为革命少女的镜像，同样的青春妙龄，同样的楚楚伊人，一个决绝赴死，一个是等待黎明。青春的身体与革命相连，象征着生命力的同时也预示着它的脆弱易逝。演员周迅和刘浩存，都有一双清澈大眼睛，双目含情，周迅的眼泪是在赴义时流下，而刘浩存是缅怀革命同志与爱侣。从这个意义上说，《风声》中女殉道者的崇高感在《悬崖之上》遁形，拆解为失去伴侣的妻子和爱人，他们在革命中的牺牲是有限的，她们被保护本身削弱了革命中女性殉难者的遭遇和殉难本身。

顾小梦殉道的残酷性与理想的纯洁性对应，以至于最后说出：“我身在炼狱留下这份记录……我不怕死，只怕别人不知我为何而死。”“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这份信仰誓言激荡起无数和平年代观众的眼泪，因为人需要“意义”以超越平凡，而英雄主义不正来自于悲壮情怀和对美好牺牲的赞颂吗？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时间的答卷》：艺术化再现党百年奋斗历程中的伟大精神

（上接第一版）2021年1月4日，这位塔吉克族护边员为解救落入冰窟的儿童，不幸英勇牺牲，年仅41岁。昨天，胡歌也来到了《时间的答卷》开播仪式现场，并分享了他的创作感言：“能出演这个为救落水儿童而牺牲的护边英雄，我觉得非常光荣。他们一家三代都倾其一生守护边疆，让我看到了一名共产党员无比坚定的信念。”在拍摄过程中，胡歌认识了拉齐尼·巴依卡的孩子，被忠诚奉献的真挚情怀深深打动。“只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与祖国人民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才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不仅要演好拉齐尼，也会努力让自己活成他的样子。”

创新影像表达与互动方式，让党的精神在年轻人心里落地生根

《时间的答卷》采用年轻人喜爱的影视化表达，将苦难辉煌的过去、日新月异的现在与光明伟大的未来贯通起来。节目大胆创新，运用跨时空对话、虚实场景结合穿插、沉浸式还原、裸眼3D实景等艺术手法，呈现出感人至深且富有浪漫美感的视听效果，带领观众重回历史现场，重温红色故事。

主创团队通过新媒体互动手段征集了年轻人关心的党史问题，在大数据调研的基础上，用年轻化、互动化、趣味化的创新语态与青年同场交流，科普建党百年“隐秘而伟大”“熟悉而陌生”“应知而未知”的知识。在表现形式上，节目以档案文物为载体，由“特邀讲解员”在演播室场景讲述故事，结合影像及资料回溯事件细节，为观众提供身临其境的浸入感；节目还以物件细节拓展当代内容，邀请事件关联人现身演播室访谈互动，讲述不为人知的传承故事。此外，《时间的答卷》与短视频平台、各大党史纪念馆展开合作，以点带线、以线代面，形成立体化宣传矩阵，让更多青年观众在生动的历史细节和英雄故事中受到信仰的洗礼，让党的精神在年轻人心里落地生根。

业内人士认为，《时间的答卷》生动诠释了我们党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却生生不息的伟大精神，融合了实景再现、场景讲述、跨时空对话等艺术手法，深入挖掘革命文物背后蕴含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将继承革命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拓展了革命文物的教育功能。

《时间的答卷》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委宣传部支持指导，上海市广播电视局、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中心承担制作。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高建民，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慧琳，国家文物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顾玉才等出席开播仪式并致辞。